



# 无衣令

WU YI LING

付秀莹◎著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



# 无衣令

WU YI LING

付秀莹◎著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衣令 / 付秀莹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72 - 4

I. ①无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28 号

无衣令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付秀莹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刘仕杰

封面设计: 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72 - 4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 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---

C 目录  
Contents

当你孤单时 .....	1
红了樱桃 .....	14
火车开往 C 城 .....	40
旧事了 .....	47
那 雪 .....	72
你认识何卿卿吗 .....	88
琴 瑟 .....	96
无衣令 .....	105
夜 妆 .....	132
有时岁月徒有虚名 .....	145
醉太平 .....	154
百叶窗 .....	181
跋 .....	197

# 当你孤单时

## 春 忍

春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。她歪头看了一眼南京，南京的半边脸埋在枕头里，一声长一声短地打着呼噜，很是热烈。春忍就把脑袋重新缩回被子里，酝酿着起床的事。

头有点晕。不是别的，主要是觉没有睡够。昨天晚上南京像一只老虎，饿坏了的老虎，相当凶猛，春忍就有点招架不住。可是春忍不吭声。春忍知道南京，准是那边出了状况。那边一出状况，南京肯定在她这里发狠。其实平时南京还是很懂得体贴的。这一点，春忍尤其喜欢，虽然嘴上不肯承认。

南京昨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，春忍一打开门，就箭一样一下子把自己射了出去，直直地射进南京的怀里。南京说脏，脏着呢，沙尘暴，这一身土。春忍看着他的脸色，说没事吧你？南京说没事，累。一边就去卫生间洗澡。春忍盯着他的背影，看了那么一会，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。

其实，刚开始的时候春忍就知道南京的情况。南京有家，有老婆孩子，只是他的家在苏州，现在他一个人在北京。南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北京真是。你是没到过苏州。说多了春忍就有些不痛快。她知道，

对苏州，南京是留恋的。为此，她痛恨苏州。苏州是她的敌人。跟苏州有关的一切都能引起她强烈的情绪，当然，她把这情绪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，让谁都看不到，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来折磨自己。

南京的一条腿很霸道地搭在春忍身上，叫她动弹不得。春忍心里有些恼，想翻个身，终于没有成功。

那时候，春忍刚毕业，在一所高校当老师，教古典文学。有一回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主持人是南京。春忍坐在后边的一个角落里，看着南京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。在学界，春忍算是新人，时时处处须得低伏一些，做出后学的样子。南京人长得斯文，谈吐也好，举止里有一种很从容的风度，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子弟，沉稳，端正，上进。当时春忍心里就是一动。后来两个人说起此事，南京说，看来是中了你的美人计了。春忍说，这叫什么话，我根本就不是美人，哪里有什么美人计。南京就轻轻捏住她的脸，说，来，宝，让我仔细看看，是不是美人你说了不算。春忍就扑过去咬他的下巴，她知道南京最受不了她咬他的下巴。

其实，细究起来，当初，故事的最开始，应该是春忍那个短信惹的祸。记得当时交换名片的时候，南京在皮夹子里摸索了半天，才发现名片已经送光了。春忍看了一眼那个棕色的皮夹子，很硬朗的长方形，想必是上等的牛皮，在灯下闪着幽幽的光泽。南京说，名片带的少了——我给你写一下吧。就四处张望着找纸笔。春忍把自己的名片捏在手心里，心想，你不给我，未必我就一定要给你。回来以后春忍才有点后悔了，心里暗骂自己的任性，这人海茫茫，一个人的消失，当真像一滴水落进大海里，再也没有了觅处。她眯起眼睛，把那张纸片拿在手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南京的字不错，洒脱，流利，因为有些草，便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漫不经心。春忍看着看着，心里竟有了几分恼火。究竟恼什么，自己也说不清。延挨了几日，春忍到底是给南京发了个短信。渐霜风凄紧，冬暖。怕他记不起来，最后署上春忍两个字。

正是深秋。寒风在北京城里呼啸着跑来跑去，把满地的落叶卷起来，又放下。阳光倒是格外得好。一无遮拦地照下来，穿过光秃秃的枝丫，在地上画出很清晰的影子，一笔一笔，仔细看来，竟有了那么一点



意思。春忍坐在床上，装腔作势地看一本书，其实，心思却全不在书上。这屋子是她租来的，一居，不大，但一个人住，算宽敞了。当初春忍看房的时候，第一眼就喜欢上了。其他倒还在其次，主要是干净。雪洞似的，有着一股子很凛冽的清洁的气息。阳台是敞开的，显然经过了改造。黑色的大理石面，做成一个小的窗台。上面是一盆不知名的植物，枝叶繁茂，顺着窗台迤迳而下，衬了白的墙壁，交错出一种蓬勃的生气。当时春忍就签了合同。价钱是贵了一点。好在她的收入还不坏。这么多年一直住集体宿舍，她是早住够了。内心里，春忍是一个很“独”的人，虽然表面上从来都嘻嘻哈哈，很随和的样子。刚搬家的时候，盛小小来过一回，看了直说奢侈，太奢侈。北京这种地方，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真是可恨。春忍就只是微笑。她听得出盛小小语气里羡慕的意思。这么多同学当中，和盛小小，春忍最能说得来。不过，对盛小小，春忍也是有保留的。比如南京。盛小小听到的版本是，南京追春忍。而且，南京离异。春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。对盛小小，她真不应该。春忍盯着地上的影子看了半晌，再回到书本上时，眼前竟都是金灯银灯，一盏一盏的，来来去去。春忍叹了口气，索性闭上眼睛。

## 南 京

南京闭着眼睛，假寐。他不敢动，怕把身边的人惊醒了。春忍一向睡觉轻，这他知道。其实南京最近比较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南京可没有想这么多。那时候，郎情妾意，又是何等光景。有时候，南京会一个人轻轻笑起来——他是想起了春忍的某句话，或者是某个表情。笑着笑着，忽然惊觉，慌忙看看四周，把心头那丝丝缕缕的东西慢慢调理齐整，专心做事。

第一眼看见春忍的时候，南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。只是觉得这女孩子身上有那么一种东西，让人莫名的心乱。仿佛是穿蓝布衣衫的女子，袖口和裙摆处，却隐隐露出大红的织锦旗袍，干净清纯之外，透着

那么一点点妩媚的诱惑。这诱惑因为是遮掩的，倒更添了十分的味道。当时南京心里就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。也只是一下，就过去了。南京一向是很克制的人。在这方面，尤其克制。倒不是因为他已经成家。究其实，他和妻子之间是那样一种关系，淡，淡到几乎要无了。然而终究还是有的，因为有孩子在。在婚姻中，孩子真是一种再合适不过的润滑剂了。他们弱，小，但他们无处不在。他们一点点长大，使婚姻这架锈迹斑斑的车子一路勉力走下去，嘎吱嘎吱，偶尔回头望一眼，连车上的人都要惊讶于自己的韧性和耐力了。当然，这惊讶里也有疼惜。疼惜自己的努力。在南京，这种时候并不多。他一向是个上进的人，只顾埋头打拚，一点一点往上攀。来北京，是他事业的最后一站，成败攸关。他不想在立足未稳的时候节外生枝。

收到春忍短信的时候，南京心里还是喜欢的。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激动。他把那个短信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心想这女孩子到底是中文出身，文字功夫不错。就给她回复。斟酌了半晌，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写出。心里有些急，又怕她在那一头等着。回得太迟疑了，终究是不好。想来想去，他索性拿起电话，照着短信上那个号码打过去。听着电话里的音乐，竟是《化蝶》，他不觉就呆了一呆。这时候乐声止住了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很轻软的声音。就是她了。闲谈了半晌，放下电话，他才觉出自己的手心里湿漉漉的，竟都是汗。电话听筒也因为握得太用力了，湿而且涩，现出很清晰的指纹的痕迹，在冷的空气里又迅速模糊了。他心里笑了一下。四十岁的人了，倒像个青涩的小男生，成什么样子。

晚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的眼前忽然就出现了那双水样的眼睛。他努力回忆自己在电话里说的话，竟是一句也记不起来。耳边只是她的笑声，低低的，软软的，不像有的女孩子那样做作，却也是有分寸的，是好人家的姑娘应有的矜持。她的声音也好听，让人每一处都感到熨帖，愉悦。想来想去，他到底是记起了一句话，很要紧的一句。他约了她。时间和地点倒全忘记了。只剩下她在电话那头的一个浅笑，说，好啊。

其实，在感情方面，南京还是经历过一些的。可惜都不在成家之前。也只是那么蜻蜓点水的一下，就过去了。涟漪也有，淡淡的，很快就不见了痕迹。对妻子，说不上喜欢，也说不上不喜欢，到了该成家的年龄，似乎想都没想，就依了父母的意思。妻子是这样一个人，平庸，软弱，循规蹈矩，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主意。里里外外，一向都是依恃着他的。小孩子顽皮，保姆偷懒，同事间口角，家里发现了蟑螂，订哪个牌子的牛奶，她都要千里迢迢地把长途打过来，一一地讨主意。在家庭里，南京一向是很大男子主义的，这一点，当后来春忍指出来的时候，他才恍然惊觉。想来也是这么多年经受妻子的磨练，百炼成钢。有时候，南京也烦。尤其是，晚上，临睡前，累了一天，恨不能赶快洗澡上床。妻子却一直在电话里絮絮地讲，全然没有主次和逻辑。南京忽然就失去了耐心，不肯再认真敷衍她。她就在电话那头闹起来，照例先是抱怨，然后是眼泪。说的最多的一句便是，我在家给你带孩子，你倒躲得干净。南京最怕的就是这句话。这句话是一把剑，短，却锐利，一下子就戳到了南京的致命处。

## 春 忍

窗帘低低地垂着，太阳光把窗外的那一丛水竹映在上面，长长短短，参差不齐，倒有了一种错落的美感。窗帘是原本就有的。米白的底子，上面撒满了黄芯的绿的小花。本来春忍是打算换掉的，可是看着看着，竟然也能从这俗中看出一点雅来。尤其是，这窗帘经了阳光常年的照耀，原本的颜色就淡下来，仿佛一帧浓墨重彩的画，从反面看，由于不真切的缘故，反倒更见效果。春忍在枕上悄悄转了转脖子，腿依旧动弹不得。心想这家伙，睡得倒沉。想必真是累了。春忍是在南京临出门的时候，才知道他这次出差是到苏州。她清楚，南京这么晚才告诉她，是怕她心里不舒服。当时南京把皮箱往旁边推了一推，把春忍一下子抵在门上，一边吻她，一边在她耳朵边说，你放心——放心好了。春忍明

白这话里的意思。她就挣开身子，有点难为情，嘴上嘟哝着，你去嘛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。

对于南京那个苏州的家，春忍的态度是，视若无物。这是她一开始就在心里打定的主意。春忍到底是读过书的人，知道这样的事情最复杂不过，里面的沟沟壑壑，层峦叠嶂，就仿佛是隔了一层薄雾，不是一眼两眼就能够明了的。看得出来，南京很认可她这种态度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欣赏。男人，在新人和旧人之间，一向最是费踌躇的。他们要两全其美。这一点，春忍清楚。

和南京的第一次约会，春忍总是想起来就忍不住要笑。那天，到了约好的地点，已经是六点半了。春忍左右看不见人，心想莫不是来早了。他们约的是六点，她有意晚来了那么十来分钟。太早了，会让人觉得自己是迫不及待；太迟了，又显出轻慢失礼了。十分钟，不长，也不短，恰恰在人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。对于一个初次约会的男人来说，尤其合适。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很镇定，想必是路上塞车了，这个时段，在北京，塞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是后来，她到底是沉不住气了。她给他打了电话，才知道他记错了时间和地点。他已经在朝阳门外的一家饭店等了一个小时了。后来春忍问了好几次，为什么不给她打电话，他的回答是，不好意思。这件事让春忍笑话了他很久。笑过了，又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有意思。从内心里，春忍喜欢南京这种内向的性格，有时候，他甚至是羞涩的。春忍一向认为，羞涩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品质。尤其是如今这种时代，更尤其是，男人。那天吃饭是南京点的菜，显见得是斟酌过的，很经济，也很可口。结束的时候，还有一个茶树菇没怎么动，依着春忍的意思，就算了。汤汤水水的，也不好带。南京却很认真地叫了侍应生来，仔细叮嘱打了包。春忍从旁看着，虽然侍应生一直很温恭地笑着，嘴上也殷殷地关照，但春忍还是从中看出了那么些微的不易觉察的不屑。这些人，看多了这种场景，尤其是单独的男女约会——对于这种约会，凭着多年的历练，他们简直成了火眼金睛。一眼看去，就能够把这对人的关系猜个大概。昵近的，如夫妻，热恋中人，倒还罢了；尤其是这种初始未久的，正像蛋壳里的雏鸡，将破未破，一切

都是娇嫩的，经不起半点风雨，摆阔还来不及，哪里有这样斤斤计较的。春忍就不由红了脸。偷眼看南京，却是一派镇定自若。春忍心想，这人，倒率真得可爱。后来两个人闲来斗嘴，南京说北方人死要面子，活受罪。春忍就说南方人小气，还以此为例证。南方就一把把她摁倒在床上，说怎么，原来一开始就对我有看法啊。可是晚了。木已成舟了。

其实，对于南京这一点，春忍是矛盾的。女人，都是虚荣的动物，在这方面，春忍承认，自己脱不了这个俗。有时候和南京逛街，她也希望身边的男人能够千金一掷为红颜一笑，就像电影中那些百看不厌的情节那样，男人只需说一句，你喜欢就好。可惜，这种机会极少。春忍是在后来才发现，南京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理性得近乎无理。比方说，为一双鞋子，他会逛无数家商店，左右比较，斟酌不定，全然不理睬售货小姐的脸色。当然，南京做事，少有后悔的时候，因为都是避免了心血来潮的仓促。大多时候，春忍还是满意的。理性不是坏事。对于男人，尤其如此。幸而自己是一个比较明理的人，更要紧的事，她是真心爱他，因此，好些事情就能够很辩证地看待。倘若是别的女人呢？恐怕就很难说。也好。这样也好。

## 南 京

南京把喉咙里的呼噜渐渐压抑住，稍稍改变了一下节奏。刚才，朦胧中，他还是觉察到了身边的动静。春忍怕是要醒了。可是南京却不想醒来。他宁可就这样静静地躺着，留一半在梦里。这样的感觉不坏。半梦半醒之间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这次出差去苏州，当然是要回家的。能怎么样呢。家，总是要回的。其实，对于他的回家，妻子也是欢喜的。她的表达方式就是，抱怨，无休止的抱怨。她跟在他的身后，脚上的鞋托托响着，从一个房间，到另一个房间，甚至，连他上卫生间，也不肯放过。两个人一个门里，一个门外，一个讲，一个听。对于妻子，南京知道，他不爱她。有

时候，在沙发上坐着，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发福的慵懒的妇人，有那么一刹那，他就恍惚了。他会忽然想起春忍。正想着，听妻子招呼吃饭，就蓦地一惊，醒了。看电视的时候，妻子也会坐过来，依着他的肩，这个时候，他只会感到平静，很淡然的平静。再也没有别的。不像春忍。春忍是一把火，还没有靠近，就燃烧了。春忍。自从认识了春忍，他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女人，才知道，原来，这么多年的光阴全是虚掷了。跟春忍比起来，妻子如同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，温吞，迟滞，寡淡，没有丝毫颜色和味道，当然，也没有波澜和热度。南京一直以为，天下的妻子们不过如此。婚姻这东西，还能有什么例外。南京忙，一直很忙，注意力一直在事业的打拼上，对于闺中之事，就少有闲情。即便有，也是马虎的，仓促的，例行公事罢了。直到后来，在春忍那里，南京才恍然了。有时候，南京就想，这么多年，他们夫妻是如何过来的？

照例是口角。他不想这样，可是，似乎不这样都不行。妻子好不容易抓住他，哪里肯轻易放过。还是抱怨。无休止的抱怨。大概除了这个，妻子还想不出其他的沟通方式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南京也会把妻子的话仔细想一下。自私。妻子说他自私。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呢？为了事业，把家庭放在苏州，只身一人来到北京。其实，在苏州，也是不错的。按照世俗的标准，称得上完满。事业，家庭，什么都有了。可是，他不满足。事业上，他是壮志未酬。至于家庭，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。内心里，他是一个悲观的人。爱情这东西，他一向认为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况且，爱情和婚姻，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世间，有多少人能够如此幸运，把这两样东西都占全了？如今，有了春忍。有了春忍就不一样了。春忍是一面镜子，让他从中看到了自己婚姻的真相。正像一只苹果，外表光滑美好，内里却已经千疮百孔，很是不堪了。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南京心里一惊，接下来竟是无限的悲凉。说实话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对感情，南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野心。他的野心都在事业上。初到北京，眼前尽是雄关漫道，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懈怠。对于婚姻，他实在是无暇应付。在这一点上，春忍和他都很默契。两个人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，只求当下，不问将来。南京很欣赏春忍的这种态

度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感激。当然，有时候，也有那么一些失落。人这东西，真是奇怪。

怎么说呢，春忍是一个单纯的人，称得上清澈，至少，在南京，是能够一眼望到底的。南京明白，这个女孩子是对自己动了真心。可是，渐渐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春忍变了。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跟他赌气，尤其是，在街上，看见一家三口亲热的情形，或者，电视里的某个画面令她触景生情，她都会黯然很久。对此，南京怎么会看不懂？他是揣着明白，装糊涂罢了。可是，又能怎样呢。事业正是在紧要关头，万不可有稍微的闪失。他深知，一个稳定的后院对于男人的重要和必要。况且，妻子是这样一个人，藤一样，缠绕在他这棵大树上，这么多年，都习惯了。她对他，未必是爱，也未必是血肉相联的亲情，更多的，恐怕是依赖，一种由年深日久的惯性造成的软弱的依赖。有时候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软弱是世间最锋利的东西。

## 还是春忍

早晨的太阳把屋子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，房间里流荡着一股雾样的气息，温暖，黏稠，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柔情缱绻。春忍喜欢这种气息。她深深地吸了鼻子，仿佛还有一股子微腥的甜味，丝丝缕缕，在湿滞的空气里若隐若现。想起昨天夜里的事，春忍觉出心里荡漾了一下，脸上就慢慢烧起来。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下，有一小片落在枕边，亮晶晶地跳跃着。春忍透过睫毛的缝隙同那光斑对峙了一会，终于败下阵来。她重新闭上眼睛，眼前仿佛有一片硕大的黑色羽毛掠过，柔软而温暖，叫人眩晕。

南京还在睡。春忍能感觉到他的鼻息热热地在耳边拂动，直弄得她都有些痒了。有那么一瞬，她就恍惚了。枕边这个男人，自己爱他什么呢？这个问题，她问过自己一千遍，却是一千遍的答非所问。昨天，从南京一进门，她就知道，一定是有什么不对了。南京这回是从苏州来，

莫非是家里有什么事？

南京不说，她也就不好问。她跟南京，相爱确是真的，但是，有一些东西，他们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回避的。比如，未来。怎么说呢，这几年，春忍不是没有想过未来的事情。骨子里，她是一个很旧的人。对感情和婚姻，尤其如此。可是，世事就是如此难料，她遇上了南京。从一开始，春忍就告诫自己，不要太贪心。要知足。知足者，常乐。有了南京，有了南京的爱情，她还想要什么？够了。足够了。她原本是立志要做一个超脱的人的。有一回，和盛小小吃饭，作陪的还有盛小小的男友。男孩子人不错，年轻，称得上俊朗，一餐饭下来，把盛小小服侍得滴水不漏。更难得的是，也不肯因此冷落了春忍，那份细致和周到，让春忍心底感慨万端。南京是极少陪她在外吃饭的。也不止是吃饭。通常，他们都在屋子里。南京是一个谨慎的人。看得出，眼前这一对儿，手牵着手，是奔向未来的。他们有的是晴好的明天。春忍心底的那一点痛就隐隐地发作起来。直到此时，她才蓦然发现，俗世的幸福，得来是那么地轻易，却又是那么地艰难。对于未来，南京似乎极少去想。他要的是轰轰烈烈的当下。每天，手头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，有那么多的难关需要攻克，他忙于征服这个世界。至于爱情，他已经得到了，轻易得到了。他无须费神，他只需安享。有时候，春忍就想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阻力呢。然而似乎是晚了。用盛小小的话，人，天生有一种贱性，对于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往往是不加珍视的。这几乎是一条铁律。盛小小说这话的时候，春忍只是沉默，心里却是暗暗承认了。南京是爱她的，这她明白。可是，他对她的爱却充满了理性的颜色。有条不紊。关键就在这里。爱情是那样一种紊乱的东西，无论如何，太有条理太有秩序，总让人觉得不对。对南京，春忍自己是乱了，乱得一塌糊涂。这让她对南京的秩序感到尤为不满。不满意，也不满足。南京总是那样，沉静，节制，永远知道进退，永远懂得轻重缓急。春忍爱这一点，也恨这一点。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。

内心里，春忍是一个清高的人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她越是不肯轻易把身段放下来。她不想求他，更不想逼他。她知道，对于男人，这两样都



没用。在南京，尤其如此。求他，他会轻看了你。逼他，会令他反感。最好的，或许是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治。可是，世间的道理，总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艰难。

有时候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情到浓处，春忍也会旁敲侧击地发两句感慨。每逢这个时候，南京大多是沉默，或者顾左右而言他。春忍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南京总有很多的道理。事业上立足未稳。人际关系亟待理顺。工作领域需要拓展。或者是，孩子尚小。孩子马上要升初中。孩子要进入青春期了。总之是，每一个时间点都不对。按照他的逻辑，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时候。看着南京振振有词的神色，春忍心头就涌起无限的悲凉。是的，他的话句句在理，像一支支箭，很堂皇地插在那里，坚硬，锐利，寒气逼人，每一支都一箭封喉，让她缄口，让她无话可说。春忍不是一个不明理的人。她深知，关于其他的种种，都是借口。最要紧的，是事业。对于男人，尤其是南京这样的男人，事业简直就是他的一切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。这其中，他始终没有提及他的妻子，这令春忍亦喜亦忧。

然而，春忍又是矛盾的。倘若是另外一种情形呢。倘若南京很斩截地除旧布新，恐怕她自己倒又要踌躇了。人哪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。

## 还是南京

南京悄悄把胳膊动了一动，他感觉半边身子都有些麻木了。最近太忙了。开会，出差，勾心斗角。累。真累。忙完一天，一个人往回走。薄暮的街上，风慢慢地掠过。还有汽车，行色匆匆的路人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心底就慢慢涌上一层凉意。他租住的地方在一个老社区。如果是春夏，院子里总是热闹的。下棋的老头神色严峻，想必是又把小小的棋盘当作人生了。闲聊的妇人，手里拽着拴狗的绳子，被那不安分的东西挣得打着趔趄。小孩子呼啸着跑来跑去，他们自有他们的快乐。一楼谁家在做菜，油锅飒飒的爆炒声，夹杂着一阵阵葱花的焦香。南京慢慢地上